



徐盈(一九二至一九九六)和子岡是抗戰時期《大公報》的記者夫婦。子岡曾任上海《婦女生活》雜誌編輯，又經常到解放區採訪，發表不少文筆潑辣而又具影響力的特寫；徐盈則除了特寫、報告以外，還寫了不少小說、散文，出版散文集《抗戰中的西北》(漢口生活書店，一九三八)、《戰時邊疆的故事》(重慶中華書局，一九四四)、《重慶國書社，一九四六)、短篇小說集《前後方》(重慶國書社，一九四三)和長篇《蘋果山》(重慶國書社，一九四三)。

這幾年來，除了《烽火十城》出版於戰後的上海，其餘都出版於戰時的重慶和漢口，除印量少外，紙質也很粗劣，容易受人事上的交替和天氣影響而損壞，徐盈的書是比較罕見的。

如今大家見到的《蘋果山》，是十六萬字的長篇小說，因為戰時出版條件差，書用土紙印刷，除排得密麻麻外，還因為紙薄，油墨往往滲透紙背，把前後頁的字都重疊起來，閱讀非常吃力，花了我三倍以上時間才讀完。《蘋果山》寫華北平原上一個小鎮魏家溝內，以種蘋果著名的大戶魏福清、魏立中和魏立華三父子一家，在日寇侵佔下苦苦求生的故事。徐盈是名記者，除了獨特的新聞觸覺，搜集資料正所擅長，《蘋果山》的故事錯綜複雜，描寫細膩，農戶與土地的感情，漢奸的卑鄙都寫得相當出色。

徐盈和他的書

許定銘

霹靂之夜

春璇



在上海過春節，印象最深的就是除夕夜的爆竹燃放。霹靂滿天，密度極高，持續極久。因為不能傾瀉，屋內電視節目也成了啞場。一時間，我與親人面面相覷，頓時產生陌生感。好久好久，首輪爆竹燃放落幕，才聽見住宅小區的狗在狂吠。從叫聲中可感到牠們的不解、憤怒和膽怯；嚇得尿濕兩腿也未可知。牠們衝着人類抗議：你們瘋了？

第二天年初一的清晨，住宅小區的清潔工早早開工，清除草坪上的爆竹碎片。草地上的紙屑碎片是不易除去的，就像俄國小說描寫哥薩克大鬍子裡藏着雞蛋殼。清潔工很難難地吧草莖中的碎紙片一點一點掘出來，掃攏，運走，再用水喉沖洗，這樣才能使草坪恢復原貌。

忽然想到，除夕燃放爆竹，這些清潔工有沒有份？爆竹價格不菲，他們買不起，自然也就玩不起。所以，當他們在草坪上剔除爆竹紙碎片時，心情恐怕不會舒暢。是，要是沒有爆竹的「瘋狂之夜」，至少當年和窮人都可以享大年，初一寧靜而溫馨的早晨吧？可是，這「平等」消失了。

在一個健全社會，「用者自付」是堅定的消費原則，像剔除草坪碎紙這種工作，理應由爆竹燃放者來承擔。他們若無法承擔，就須僱用他人來完成，其中還必須須加節日的加班費。是，費用由爆竹燃放者負擔是沒商量的，而且視每人的燃放量而定。

往深處想想，除夕燃放爆竹雖是喜俗，可是它產生的噪音和空氣污染，對於不喜甚至反感爆竹的居民造成困擾，顯然也是冒犯與傷害。爆竹燃放者該不該作出一定賠償？再想想，在「霹靂之夜」，那些剛剛降生的弱嬰兒生命危殆病人受到是什麼折磨？所有這一切，有錢的爆竹燃放者都感覺不到，他們可能偶爾會想到「世界是大家的」，但旋即告訴自己「但最終仍是我們的，所以我們可以為所欲為」。

感言該如何說

延靜

獲勝後發表感言是一件常見的事，有什麼最想說的說幾句也就成了。但沒想到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在這次兩會期間，竟然成為代表們討論的焦點，而且還引起不小的社會反響。



事情是因中國運動員周洋在冬奧會上獲得一千五百米速滑金牌後發表感言而引起的。當時周洋很激動，接受採訪時說，她要感謝她的父母，並讓他們生活得更好。但對此，政協委員、體育總局一位領導在小組討論時發言，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說感謝父母沒有錯，但應該先感謝國家，並由此引伸說，今後應對選手加強道德教育。他發言時是否點了周洋的名不清楚。此事見諸報端和網絡後反應不一，但支持周洋的人更多。

我認為，周洋說得很好，也是她在獲得金牌後的那一刻她最想說的肺腑之言。周洋成長在一個貧寒的家庭，她的父母均身有殘疾，沒有正常的工作，母親為人家打毛衣掙點錢，父親經營一個體育彩票點有點收入，以此來維持家庭的生活。儘管如此艱辛，但父母還是始終支持周洋堅持訓練，每次都是父親送她去培訓中心。我猜想，周洋的心中早就想為父母改善生活做點事了，這也可能是她奪金的力量源泉之一。她獲得金牌後表示要感謝父母，是她心底孕育多時的感情的流露，也是一個十八歲孩子瞬間的真情表達，感人至深。

我們的選手，有哪個不是國家培養的，如果讓他們發表獲勝感言，都首先要感謝國家，那麼還有什麼個性可言，還不是讓獲勝者說千篇一律的套話？回憶歷史，確實有那麼一個時期，我們說的套話太多了。在我記憶中，我們的乒乓球隊參加國際大賽獲勝後，多少次都總是說，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這深深印在我的記憶之中。現在我們反對說套話，並逐步取得一些成果。我們不能再引導年輕人走那樣一條路。

還記得，去年在瀋陽舉辦的世界女子台球錦標賽中，年僅十六歲的中國小將劉莎莎，在決賽中一比五落後的不利情況下，上演神奇逆轉連扳八局，以九比五擊敗頭號種子、英國名將凱倫·科爾，榮獲冠軍。她在奪冠後，含淚與師姐、表姐傅小芳擁抱，感謝她引導自己走上台球之路，並一直給以真誠的指導。這個真實的鏡頭令我難忘。我們的選手成長道路不同，奪冠後想說什麼，還是由他們(她們)自己自由地去說更好，不要劃什麼框框，更不要有什麼限制。即使不說，國家的培養他們(她們)也是不會忘記的。周洋的母親說的好，「孩子小，不懂事，您就不要挑了。」

性別是「做出來」的

平蘋



這是虎年除夕的前一個晚上，在當地一家味道最正宗的中國飯店裡，正舉辦一個由男方父母為去年在外地新婚的兒子和兒媳回家而補辦的結婚晚宴。

新郎偕兒在門口迎接賓客，他西裝革履，風度翩翩，幾年前見過他，現在已經儼然是成熟的大小伙子了。新娘卻不見蹤影，裡面已經坐了許多熟人朋友，大家見面互相問好，其樂融融。

見到了新郎爸爸，也是我們的老朋友，他穿得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正規，連我那一向不穿西服的老公，今天都是正式西裝上場的，他可是連開會做論文報告都不穿套裝西裝的。今天的我也穿了一件一年都穿不了一次的紅底鑲着金花的中式外套。

婆婆，也就是新郎的媽媽也不見蹤影，眾人只顧喝茶寒暄，又等了一會兒，快開始上菜的時候，新娘終於出現了。她一身淡粉紅的露背西式晚禮服，頭髮在髮梢處弄了俏麗的波浪髮，有點像西方童話裡的公主，長長的眼睫毛，淡淡地一點拘謹的笑意。這是一位華裔越南人的後代，和新郎是牙醫學院同學，前程似錦，花好月圓。在眾人祝福的目光裡酒宴開始了。

熱鬧間婆婆也終於亮相了，她一向很注意打扮自己，況且利落能幹，今天她一身深紫色的上裝和黑色西褲，那身紫色上裝着實搶眼，大領子，束腰，還帶點閃閃發光的感覺；她的頭髮也是剛剛做過，很鬆的劉海，眉毛畫得很濃，顯得熱情洋溢喜氣洋洋的。

她的出現令好幾桌的熟人朋友驚嘆：「婆婆閃亮登場！」我覺得形容得恰如其分。要知道我們一向都誇她年輕，哪裡像要做婆婆的人了，今天這架勢，當真是場上一個亮點。

在酒席進行到一半的時候，看到新娘不知何時已從另一個方向款款地走進來，她換了一身淡黃色的晚禮服，仍然是有點拘謹的微笑，因為她娘家沒有一位來這裡，也許她有些緊張或陌生感吧。她的出現、換裝，引起了一些桌子的人的叫好聲，意思是為她的美貌和華服喝彩，有的人敲起了盤子，一片叮噠聲，顯得熱鬧而喜慶。而每一桌上人們的話題，也多數是從同桌的女性們着裝開始，人們之間互相的讚美、寒暄，都是在女性的服裝、頭髮上面。

婚宴的熱鬧是期待之中的，而加上是在虎年除夕這個特別的夜晚，就添了喜上加喜的氣氛，難得地令人有些抑制不住地興奮。酒席上有一個個為讓主人安排入座而放置的表示誰家和誰家坐在一桌的名字小牌牌，我一看全是男士們的姓名加上「先生」的字樣，我們桌的一位先生以開玩笑的口吻笑着說「這好像有些性別歧視啊」。今天他剛在我們學校新開了一個講座，提到中國傳統文化是重視年長的男性的，這不就在這裡得到了印證嗎？我們會心地相視一笑。

這熱鬧是我盼望已久而不太常出現在本城的風景，畢竟還有許多人家的孩子還沒到結婚的年齡或程度。但是在這濃濃的熱鬧裡，我老是覺得我看到了一點什麼讓我回味東西。是什麼呢？是性別，這個容易被人們忽略而卻很明顯的一種主導性規則。

性別首先是服裝，沒見過新郎換裝，也鮮有人為他的



飛雪迎春到

(攝影)楊芳菲

揚州春早人先曉

霍無非



早春的江南寒意料峭，驅車過長江，窗外的田野除了裸露金黃的麥茬，還有被雪霜打過的青菜，綠油油、扁圓圓地張開葉梗，吻着濕潤的泥土。路旁成行的樹木枝杈交錯，還未泛綠，只有喜鵲飛來落去，抖着長尾喳喳不停，似在爭着報春。

我和妻女揚州趕，我們去揚州，那個被稱作「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的地方，作一次春的探訪，體會一回千古詩意。車進了開發區寬暢整潔的街道，幢幢廠房高樓迎面而來，街面立體懸掛着五顏六色的各類廣告，傳遞着這座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的信息。這還是那個「二十四橋明月夜」的古城嗎，早已舊貌換新顏，在古雅秀巧中顯露了現代化的一面。

來揚州，當然要遊瘦西湖，車子入城裡街巷轉的時候，覺得我們逐漸心涼。儘管麗日晴天，陽光明媚，但遺憾始終伴隨我們，眼見花隱枝瘦，不由心焦起來：何時春色滿園？就像一位閉月羞花的美人，遺缺一身色彩斑斕的新裝才能容光煥發。快到瘦西湖了，前方不遠有一座拱橋，橋下細流涓涓，岸柳依依，這裡聚集了許多附近的居民，過年新的裝束未褪，或在石桌石凳上棋，啪啪作響，或擺起龍門陣，聊意正濃，或在空地上跳舞打拳，動感十足。水渠的一側一溜兒平房，有個花鳥市場，姍姍姍紅，鳥語花香，磁石般地吸引我們，於是下車來，先到這兒溜一溜，再遊瘦西湖不遲。

真是個林林總總的「花花世界」，這裡擺放的一切包括了「陸、海、空」：盆栽的茶花、杜鵑花、水仙等花卉包紅葉綠，絢麗多姿；紅盆放養的金魚、熱帶魚色彩奇異，靈巧游動；擡起的鳥籠子有一人高，排成行，裡面有鸚鵡、畫眉、相思鳥咕咕、唧唧，在晨光中啼鳴對歌，清脆婉轉。無疑，這土裡長的，水中游的，天上飛的是裝飾家居，美化生活最好的東西了，難怪不少揚州人扶老攜幼來到這裡，就像廣東人逛花市，北京人趕廟會，為挑選一件心儀之物而討價還價，有的僅僅是為解解眼饞，哪一個不是喜洋洋流連忘返？「風吹柳花滿店香」，喜愛養花的妻對這裡的盆景仔細端詳，讚不絕口，女兒笑咪咪地拾起一對小籠子，裡面各裝有一隻咪咪兔，這一切都被我收進相機裡。

逛了花鳥市場，心情大好，我們進了瘦西湖。出乎意料，園區的花木雖然大多花苞包裹，但白玉蘭已繁花似銀，開滿枝頭，還有海欖、宮牆邊的垂柳，明明前看到的是枝葉缺缺，怎麼在這裡就芽苞點點了，真是神奇，這一定是人間的歡樂和溫暖，喚醒了瘦西湖蟄伏的春意！再看這絡繹不絕的遊人，決不因為萬木蕭疏，百花待開而拒絕踏春，「春風十里揚州路」，出門俱是探春人，沿長堤春柳、徐園一路走去，人在堤岸船在湖，水面上兩相映，活潑的兒兒見一葉小舟拴在岸旁，搖搖晃晃上去了，俏皮地扶着船幫盪啊盪……

僻靜處，幾隻野鴨落在水面，也趕來湊熱鬧，「春江水暖鴨先知」，揚州春早人先曉，此時，不必遊完景區，已經感受到春潮湧動。那是園裡圓外不盡的人氣帶來的，掩不住熱愛自然，享受生活，心境光明，意氣風發的精神風貌，胸中有春處處春，能驅走陰霾寒意，心曠神怡地迎來一個繁花似錦，鶯歌燕舞的春天。豈止在揚州。大江南北又何嘗不是這樣？



婦女稱謂瑣談

古傲狂生

古往今來，婦女稱謂如恆河沙數。通過這些稱謂，我們可窺中華文化之一斑。

婦女是現代漢語裡對所有女性或成年女子的通稱。其中「婦」字從女從帚，即有已婚女子、妻子的含義。此意時還有一個詞叫「婦人」，有句成語「婦人之仁」，隱約有藐視婦女之意。

女士。源於《詩經》「厘爾女士」，孔穎達疏「女士，謂女而有士行者」。比喻女子有男子般的作為和才華，即對有知識、有修養女子的尊稱。

女郎。古樂府《木蘭辭》中有「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之句。寓有「女中之郎」的讚美之意，也是對年輕女子的代稱。

女流。這是對舊時女人的泛稱。也有貶義，如果前面再加上「弱質」，更是貶抑成分十足了。

名片的威力

馮進



像《後漢書》中說到彌衡在穎川時懷才不遇，自己準備的「名刺」無處可投，「至於刺字漫滅」。《三國》中深受曹操器重的大將夏侯淵(也是曹操的連襟)有個神童兒子夏侯爽，傳說是曹操的連襟，「遍談百刺」；即，看了上百人的名片後當場交談，每個人的姓名情況毫無差錯。魏晉名朝人還流行用名刺隨筆，不過要認見神仙的名刺還自行更高，不是竹筒木刺，而是「金簡玉刺」了。以後唐代有「名帖」，宋代有「門狀」，明代也有「名帖」(「名帖」上名字被視為示謙恭，「名帖」名字小會被視為狂傲，而且只有當過翰林者才有權用紅紙)，都是「名刺」差不多的東西，不過「名帖」這個稱呼是清朝才出現的。

日文中的「名刺」一詞，大約就是唐宋時從中國傳過去的吧。古人用名片的場合，除了從程拜謁以外，還有每年正月「望門投刺」、代替拜年的風俗。讀明清白話小說，每見地方士紳作威作福，有什麼不滿，只要給縣官「遞張片子」，就可以大做手脚、仗勢欺人了。現代社會，好像只有賣保險之類的營銷人員，才有上門招徠生意並廣撒名片的需要。像我們這個行業，只有出差開學術會議時才偶爾用到名片。

況且，如今已經是網絡時代，手機、電腦廣泛流行，伊妹兒、短消息漫天飛，似乎只有較正式的場合和老派的機構以及個人才會用實體版的聯絡信物。不過，在美國，儘管科技已經如此發達，日常通訊生意往來、政府法令等等還是非常重視紙上文字，似乎只有「文件」(Documents)才能證實自己的合法正當和鄭重其事。比方說，徵收地產稅雖然是每年的例行公事，還是會由州府發信通知。朋友宴客，講究禮數的也會在事後還是會上感謝的卡片和短箋。至於抱怨同事或上司政視和騷擾的案子，那更是要依靠詳盡的文件記錄(這個也可以包括伊妹兒郵件)，方可有出處口憑。

顯然，名片也自有它不可取代的地位和功用。在職業場合交換名片是一種相互致意、互通有無的姿態。去外國使館領館簽證，名片是證明身份和出遊目的的實質證書。至於在名片上做文章，尊貴頭銜、外文綽號一大堆，又或者圖案顏色花裡胡哨、別出心裁的，那大概是塑造個人形象、表述內心創意的手段了。

餘，豆蔻梢頭二月初。」以一種初夏開花植物比喻少女，真是絕唱。後世乃稱少女時代為「豆蔻年華」。

在婦女稱謂中，母親是最偉大而高尚的。《爾雅》對母親稱「妣」，《詩經》稱「母氏」，《北齊書》稱嫡母為「家室」，《漢書》列侯子稱母為「太夫人」。還有，帝王之母稱「太后」，官員之母稱「太君」，普通人之母稱「娘」或「媽媽」。而今，媽媽是全世界最通用的詞彙。老年婦女古人一般稱之為媼或老嫗。稱別人的妻子為太太、夫人，此外還有會同、室人、令問之稱。稱自己的妻子為錢內、內子、內助、中饋、糟糠之妻等等。尊稱別人的女兒為千金、令媛、女公子。富家之女稱大家閨秀，貧家之女則稱小家碧玉。

近代，東西方交流頻繁，也有許多形容女性西語進入漢語表述裡。譬如天使，音譯為「安琪兒」，以基督教裡帶翅膀的上帝使者比喻女子，非常形象。

當年學習日文，老師布置的課堂口語練習之一就是晚上自我介紹、結交示敬。這總讓我覺得自己是挺胸壯野蠻人。因為老師的示範包括最高五度的標準鞠躬，不見得每個日本人都能展示「最低度的溫柔，如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但鞠躬時禮貌優雅是絕對必要的，我們如何交換名片的禮儀。日文叫「名刺」(Meishi)，我們叫名片的一張小紙片，須得雙手奉上，又雙手接過，嘴裡念叨「初次見面，請多關照」。雙手接過名片一分鐘，最好是念出關鍵詞語，然後妥帖收藏，這才算完全套功夫。

名片在中國當然是「古已有之」，只是最早就叫「刺」。這個叫法的來源有兩種解釋：一是起初名片用竹木材質，需要刻刺字；二是這種名片的作用在於通報姓名，「刺者，通達也」。

像《後漢書》中說到彌衡在穎川時懷才不遇，自己準備的「名刺」無處可投，「至於刺字漫滅」。《三國》中深受曹操器重的大將夏侯淵(也是曹操的連襟)有個神童兒子夏侯爽，傳說是曹操的連襟，「遍談百刺」；即，看了上百人的名片後當場交談，每個人的姓名情況毫無差錯。魏晉名朝人還流行用名刺隨筆，不過要認見神仙的名刺還自行更高，不是竹筒木刺，而是「金簡玉刺」了。以後唐代有「名帖」，宋代有「門狀」，明代也有「名帖」(「名帖」上名字被視為示謙恭，「名帖」名字小會被視為狂傲，而且只有當過翰林者才有權用紅紙)，都是「名刺」差不多的東西，不過「名帖」這個稱呼是清朝才出現的。